

夏中义集

王國維：世紀苦魂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固不_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
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暮
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語皆非大
詞人不能道然遠以此意解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夏中義集



清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世纪苦魂/夏中义著. —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夏中义集；第4卷)

ISBN 978 - 7 - 5520 - 1953 - 7

I. ①王… II. ①夏…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
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B83 - 092②B83 - 095.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466 号

夏中义集(第四卷) 王国维：世纪苦魂

编 者：夏中义

责任编辑：缪宏才

封面设计：莫 娇

题 签：舒传曦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9.125

字 数：21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1953 - 7/B · 218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王国维：世纪苦魂》。

此书是一部比较美学专著，重在探究叔本华哲学与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的关系。王国维是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的开山祖，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1908年便有此学术史地位。王国维青春期特有的忧生之苦，是其师承叔本华意志哲学的直接心境动因，也是其再创人本—艺术美学之魂。此书特点不仅是在文献学水平认证了王国维从叔本华那儿接受了什么，更是在发生学水平探询王国维为何要师承叔本华，进而在转益西哲的基础上，又如何再创出有中华特色的人本—艺术美学。

此书全部章节，曾以单篇论文在1993—1995年分别刊于《文化中国》（加拿大）及《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上海文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此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作“文艺探索书系”最后一种初版，书名《世纪初的苦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作“百年学案典藏书系”之一新编版，更名《王国维：世纪苦魂》。1997—2002年在著者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作本科生“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选修课教材。

本卷附录包括初版序（刘辉扬）、北大版跋，还有《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目录

小引	1
----	---

内 篇

第一章 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的思辨基点源自叔本华	5
第一节 “天才说”	5
第二节 “无用说”	14
第三节 “古雅说”	21
第四节 “境界说”	27
第五节 结语	44
第二章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的价值心态定势	49
第一节 灵魂之苦：天才情结与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	49
第二节 接受过程：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	53
第三节 转向：从忧生甚深到择术之慎	66
第四节 结语	76
第三章 王国维对叔本华的人本主义解读	85
第一节 叔本华体系的人学复调与二度泛化	85
第二节 王国维对叔本华体系的悟性扬弃或方法重铸	105
第三节 结语	120

外 篇

第四章 影响比较是王学整体研究的前提	125
第一节 迷失在译介与再创之间	126
第二节 准体系的非人本切割	139
第三节 结语	153
第五章 影响比较的历史心理障碍	157
第一节 政治话语：从清算到矫饰	157
第二节 “学派”对峙与学理误判	167
第三节 结语	186
第六章 影响比较方法的两种水平	191
第一节 诗学的经验性归纳之盲点	192
第二节 诗学的文献学比较之得失	203
第三节 发生学比较：王国维从青年到晚年	222
第四节 结语	247
附录	
初版序	刘辉扬 251
新版后记	260
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 《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	261

小引

本书实为一部比较美学专著。

因为从美学上看，王国维是身兼二职：既是 20 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的开山祖，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堪称“创世纪”。但所有这一切，是王国维在 20 世纪初便基本完成的。当时王国维正年轻，其灵魂正经历着青春期所特有的忧生之苦。可以说，忧生之苦既是王国维师承叔本华哲学的心理动因，同时也是王国维所再创的人本—艺术美学之魂。故，书名为《王国维：世纪苦魂》。

本书重在探讨叔本华与王国维美学的关系。对王国维美学建构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诚然不只叔本华一家（还有康德、尼采等），但就影响的深广度而论，非叔本华莫属。

对叔本华与王国维关系进行比较美学研究，其难点不仅在于确定王国维到底从叔本华那儿接受了什么，还要追问王国维为何师承叔本华，且在传承西方哲贤的基础上，又如何再创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艺术美学的；并进而深究，从 20 世纪初至今，学界为何迟迟未对上述关系给出系统的科学剖析，或王国维美学为何在身后屡遭冷遇与曲解，犹如“宿命”。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写王国维如何“创世”，外篇写王国维为何“宿命”。

内 篇

第一章 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的思辨 基点源自叔本华

为什么称王国维美学为人本—艺术美学？为了突出其再创性。

王国维美学著述，严格地说，可分两部分：一是他对西方哲贤的单纯译介，不含他的独特见解；二是他对西方哲贤的创意性理解与发展，具有再创性。

王国维美学的再创性体现在方法与对象两方面。方法是指王国维对气盖宇宙的叔本华“意志说”作了人本主义的解读，即从人本位角度去吸吮叔本华哲学营养，进而将叔本华“对人生的苦痛的审美超越”定为自己美学建构的思辨基点；对象是指王国维用上述基点或思想方法去阐释民族艺术现象，从而创立了迥异于西方，却又中西合璧、古今融会的中国人本—艺术美学。

王国维美学作为一种准体系结构，内含“天才说”、“无用说”、“古雅说”与“境界说”四大板块。人们发现，王国维的再创性确像血脉贯穿于依次展开的各个板块，即处处用艺术美学的语言在诉说人生的沉郁、凄美与省悟。

第一节 “天才说”

“天才说”是王国维的审美—艺术主体论。

王国维眼中的“天才”实有双重身份。首先，“天才”是审美力与艺术造型技能的人格表征，即只有“天才”才具备审美力与艺术技能。因为在他看来，芸芸众生皆被人生欲念之不足而引起的苦痛所压倒，因而，他们惯于以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眼光来打量世界万物。假如不用势利眼，而以审美目光来观物，“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王国维以为不行。他说：“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者复现之于美术（即艺术——引者）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①

有趣的是，王国维没有读过马克思，但他通过审美与功利之比较来界定“天才”的内涵，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将人类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分成“科学”、“艺术”、“宗教”与“实践—精神”四类这一精辟思想。因为王国维审美—艺术的非功利性及其实践的功利性之观点，似与马克思有不谋而合之妙。也正因为王国维认定旨在实现或满足人生欲念的实践皆具功利性，故他又把人类眼光（即精神活动方式）分为“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②绝对地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诚然不确，但我猜王国维本意，大概是想强调政治家往往着眼于现存秩序的巩固或变动，而无暇像诗人那样超越人事功利，而对宇宙人生作审美俯瞰吧？此为“天才”含义之一。

王国维“天才”还有另层意思：将“天才”奉为卓绝大师的代名

① 《王国维遗书(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419—420页。

② 《王国维遗书(九)》，第486页。

词。譬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国维就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遇也。”^①显然，这已不是从人类精神方式的类别即美学原理层面来界定“天才”，而是落实到艺术美学层面来界定“天才”了。这似乎说，并非所有能摇笔杆的迁客骚人皆为“天才”，而只有少数仰首一赋，“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巨匠才无愧为“天才”^②。

王国维对“天才”的这一双重定义现象，在他评述李煜词时曾反复出现。为什么“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认为，原因首先是李煜“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又谓：“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③很明白，王国维判断李煜的第一着眼点，仍是从人类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发出的，正因为其“赤子之心”乃属非功利的审美气质，它不适应朝廷政治之亟需，却倒是孕育诗性“天才”之胚胎。但事情并没完。因为混迹宫闱者多矣，不见得个个皆出落为李煜。再说李煜若日子很好过，未遭人生跌宕，从国君沦为阶下囚，他大概也不会“感慨遂深”的。这就是说，胸怀“赤子之心”者虽可写出幽美小诗，“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④；但想写出“眼界始大”的李词，则无血泪淋漓的人生感悟，恐难矣。这亦即说，人生感悟之遥深虽以“赤子之心”做基石，但基石还不是纪念碑。天真少儿无所谓“感慨遂深”，若遇灾变，号啕大哭而已，只有饱经风霜的真性情者

① 《王国维遗书(三)》，第 627 页。

② 《王国维遗书(九)》，第 461 页。

③ 同上书，第 462 页。

④ 同上书，第 463 页。

才能从生命逆境中悟出真谛。于是，王国维在强调李词为“天真之词”的同时，又申明李词为“以血书者也”，并拿宋道君《燕山亭》词作比较曰：“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①这无非点明李词虽涉“身世之戚”，但由于感悟甚深，这就使其词境越出了个体性自怜自悯，而赢得更为阔大隽永的艺术气象，即升华为人类体悟生命厄运时的一般诗哲符号。

个性至深，人性始呈。这便是李煜“天才”之所在。而要达此大境，亟需两种性情之真：天真与纯真。不懂世事而真曰“天真”，透视人生而真曰“纯真”。天真因其稚嫩而凋零，纯真因其磨砺而永恒，故能深谙人生何为贵。诚然，就其审美性而言，天真与纯真根子归一：皆离世务俗趣甚远，未被功利虚名所沾，故皆如清水芙蓉，一尘不染。——王国维对此看得甚准，故对两者皆冠以“天才”。但，疑惑也就由此而生：若两者同为“天才”，则彼此是否还有差异呢？若有，那么在逻辑上，再以一词蔽之，即对“天才”作双重定义，妥否？王国维似乎未觉察到这一思维含混。准确地说，王国维“天才说”颇像不时徘徊于叔本华哲学（方法）与中国诗史（对象）之间的钟摆：当它靠近叔本华时，王国维就从人类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去界定“天才”；但当它摆向中国诗史时，王国维又倾向于从艺术品位的级差角度去考察“天才”。模棱两可，莫衷一是。

有趣的是，这“天才”的双重定义现象，也屡屡发生在叔本华身上。叔本华断定“天才”同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当后者只能以实惠的眼光触摸世界时，前者却可摒弃欲念，而对宇宙人生作持久的、非功利的审美静观，“而天才的本质就在于进行这种观审的卓越能力”^②。

① 《王国维遗书（九）》，第463页。

②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9—260页。

正是在这意义上，叔本华又说：“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在普通人照亮他生活道路的提灯；在天才人物，却是普照世界的太阳。”^①因此，普通人只有套上天才的眼睛来看世界，才看得真切；而这双可挪用的眼睛正是艺术品，“通过艺术品，天才把他所把握的理念（即艺术家所感悟的人生真髓——引者）传达于人”^②。上述引文表明，王国维所以从人类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去界定“天才”，其衣钵正来自叔本华。

但当叔本华将视线投向艺术时，人们发现，他评判“天才”的视角又悄悄变了。他看到能吟诵诗文的未必都是诗人，大多只是诗匠。真正的天才诗人极少，而肤浅平庸的诗匠倒是成群结队的。^③只需将他们的作品拿来作一对照就清楚了：别瞧某些作品因迎合时宜而轰动，其实“不到几年”，这些“装模作样的作品”，“便已（明日黄花）无鉴赏价值了”；只有那些真正“从自然、从生活中直接汲取来的”杰作，“才能和自然本身一样永垂不朽，而常保有原始的感动力，因为这些作品并不属于任何时代，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④。毋庸说，这类杰作只有靠“真正的天才或是一时兴奋已上跻于天才的人”^⑤才能写出。

于是，问题就变复杂了。从叔本华原先的立场出发，只要以非欲念、非功利的审美眼光观赏对象，并将这体验诉诸诗文，他即“天才”；或者说，“一个人尽管总的说来并不很杰出，只要他事实上由外来的强烈激动而有一种热情提高了他的心力，他也能写出一首优美的歌咏诗”——简言之，能“抓住一瞬间的心境而以歌词体现这心境”的人皆为诗人或“天才”^⑥。但在另一场合，叔本华又换花腔说，只有那些

①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62—263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③ 同上书，第340页。

④ 同上书，第327—328页。

⑤ 同上书，第326—327页。

⑥ 同上书，第344—345页。

表现了“整个人类的内在(部分),并且亿万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人们在由于永远重现而相同的境遇中曾遇到的,将感到的一切”的作品才算是“真正诗人的抒情诗”。^①——这又意味着,未能写出如此经典的作者便不能封“天才”或真诗人,而只是假诗人,或诗匠耳。

叔本华时而从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将一切作者捧为“天才”,慷慨至极;时而又从艺术品位的级差角度将一般作者贬为“诗匠”,鄙夷不屑。——人们不禁要问:叔本华界定“天才”时也像钟摆晃动于两个参照系间,以何为准呢?对此,叔本华,还有王国维,皆未给出回答。或许,这师徒俩从未反省过自身竟会参照紊乱。确凿地说,叔本华与王国维其实都已觉察到应在诗人与诗匠、天才与人才间划一界限。事实上,他们在论及艺术品位级差时已将两者分开了。但同样确凿的是,他们仅仅是在两者特征方面有所分野,却从未在统一参照意义上理顺两者关系。或者说,他们对此曾有分析,却无概括,即未能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去诊断其思维含混之病根正在于参照紊乱。不过,真想改恐怕也难,因为这将使他们进退两难:若以“天才”即非功利的审美力为准,他们无疑将失却对平庸艺术的批评权;若以“天才”即高品位艺术创造力为准,那么,他们的美学建筑赖以奠定的基石又将被动摇。

没料到在“天才”命题上,王国维竟与其先师如此相似:不仅思想、术语脉脉相承,甚至连思维含混也如出一辙。这当是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的一大景观。但又同中有异。假如说,叔本华从意志哲学体系出发,更多地从精神方式的类别角度来阐释“天才”;那么,王国维则在艺术美学领域对“天才”有较细较深也更诱人的颖悟与再

①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44—345页。